

東方智慧之光

道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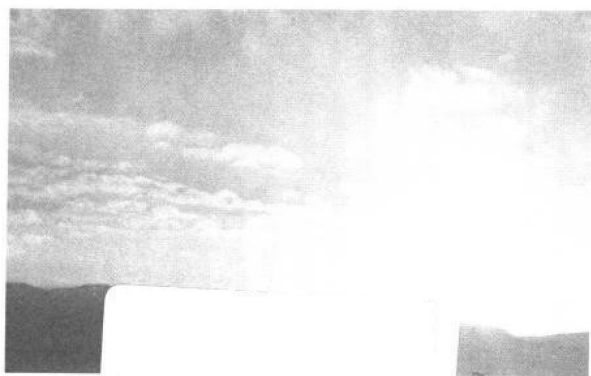


池田大作研究論綱

首先，民眾是創造歷史的主角。在歷史舞台上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始終是歷史觀的重大問題。池田大作認為，誰創造了歷史，誰就是歷史的主角。

1.3

蔡德麟 — 著



東方智慧之光

逆光題



池田大作研究論綱

蔡德麟 — 著



天地

- 書名** 東方智慧之光
——池田大作研究論綱
- 作者** 蔡德麟
-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三年三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3

ISBN 988 201 429 1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池田大作先生



池田大作在東京牧口紀念會館與國際宗教社會學會會員、牛津大學著名宗教社會學教授布萊恩·威爾遜及本書作者就廣泛學術問題進行對話。

(1997.11.10)

弘揚東方文化
促進中日友好

季羨林



季羨林先生為本書題辭



蔡德麟，廣東澄海人，1935年出生，深圳大學教授，曾任深圳大學校長，安徽大學常務副校長。1958年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研究生畢業，主要研究方向為哲學、文化學。長期在中國多所高校任教，兼任多種學術機構職務，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著作八部，多次獲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深圳市傑出專家。日本創價大學名譽博士。

近年來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活動。曾應邀赴日講學，講授「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文化比較」。近期在海內外刊物上發表了《20世紀的宗教文化與東方宗教改革的意義》、《東西方文化交流與21世紀》等多篇文化學論文。

目 錄

序 / 1

歷史的豐碑 / 13

- 池田大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貢獻
- 正確解決中國問題是實現世界和平之關鍵 / 16
- 中國不具有侵略性 / 24
- 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 / 34
- 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 43
- 擴大日中貿易的設想 / 47
- 大智大勇 遠見卓識 / 58
- 飲水不忘掘井人 / 66

東方人道主義的當代智慧 / 77

- 池田大作人道主義思想研究
- 東方人學思想的弘揚與發展 / 78
- 佛法人道主義的一代宗師 / 96
- 堅定和平主義的光輝旗幟 / 105

融匯西方人道主義的精華 / 110

池田大作進步的現實主義的宗教理念 / 112

池田大作的歷史觀述評 / 129

歷史是「人類的統計學」 / 131

民眾是創造歷史的主角 / 139

以史為鑒 開創未來 / 147

池田大作與中國領導人的友誼 / 164

附 錄

寄希望於年輕一代 / 191

——憶池田大作為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演講

以池田大作為榜樣做中日友好事業的接班人 / 195

——在創價學園建校三十週年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在第二十屆周櫻欣賞會上的講話 / 199

在創價女子短期大學的演講 / 202

後 記 / 208

序

擺在案頭的這本論集《東方智慧之光》是我讀過多遍的書稿。作為本書的編輯，我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一個讀者。作者是我所尊敬的師長，又是一名著名的哲學研究者，他命我為此書撰寫「序言」，這本是萬萬不敢當的事，因而一再婉謝，但蔡先生卻也一再誠意邀請。回想起他在寫作期間四處搜羅資料，反覆求真，溽暑之季也成日價埋首於書堆之中。其認真治學、不恥下問的態度令我感動，因而也就斗膽受命，「放肆」一次。在此談談我在閱讀本書之後所激發出來的一些膚淺之見，權作附麗於此學術論著的皮相之談，拋磚以引玉矣！

池田大作先生是國際知名的宗教思想家和和平人士，同時又是一位熱愛文學藝術的攝影家與詩人。從六十年代起，他就奔走於世界各地，推動文化、教育交流活動，大力呼籲反核、反戰和反暴力運動。他與世界各國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學者、藝術家對話，將友誼的種籽撒向四方。他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堅定地支持和發

展日中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事業，這也是本書作者為何寫作此書的初衷。

翻開《東方智慧之光》，我們的思緒會隨着作者的論述穿越時光隧道，重返三十多年前的「冷戰時代」。二〇〇二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週年的紀念。現在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鮮有了解這段歷史的——為了這個正常化，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是經過了多麼艱辛的跋涉，才走過了這段坎坷的歷程的。三十年彈指一揮間，那些曾為達成這個目標而前仆後繼的中日兩國的志士仁人相繼謝世，但中國人民永不會忘記這些「掘井人」的歷史功績。見證過這段歷史，並且為之身體力行的健在者之中，池田大作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關於池田先生早在一九六八年的兩萬人集會上倡言恢復日中邦交，打破當年日中關係的困局，如何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鍥而不捨地努力的史實，曾有日本奈良日日新聞社出版的《日中恢復邦交秘話》、中國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與池田大作》以及孫平化、林麗韞等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的文章予以證實，但這些文章以回憶文字為主。本書首次從思想理論的角度對池田大作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努力作出理性的探討與分析。尤其難得的是，作者找到了池田大作先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發表於《亞洲月刊》上的文章：《關於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提言》，和1968年在兩萬人大會上的演講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從而概括性地提出「三位一體」的「池

田倡言」的說法是有見地的。（“三位一體”即：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發展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三者相結合為一體）這“三位一體”是當年重建中日友好關係的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途徑是舉行中日首腦會談。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作者的這些綜合性的分析，對於幫助讀者理解池田倡議的系統性和科學性是有意義的。池田的《提言》因為創價學會擁有數以千萬計的日本中下層民眾，因而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是無可估量的，這也是其他主張日中友好人士所無法具備的社會動員力量。由池田先生一手促成的公明黨訪華團所提出的恢復日中邦交的五個條件（或稱五項原則）也是基於這個《提言》而產生的。

一直親自處理中日關係的周恩來總理敏銳地發現這一新動向，「五項原則」一經提出，就受到他的讚賞與支持。周總理注意到創價學會在日本民間所擁有的草根階層的資源優勢與廣泛影響。這也是周總理在重病纏身時仍不顧醫囑，堅持要在醫院中會見池田大作的主因之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周恩來總理生前接見過成千上萬的外國人士，其中有的日本朋友見過不下幾十次。但從沒有一個人像池田大作一樣，短短的幾十分鐘的會見竟成為他半生中念念不忘、不斷宣傳、提及的人，他對周總理的感情之深令人感動。他曾經表示過，在近代中國的偉人之中，他最崇敬的是三位人物，

孫中山、魯迅與周恩來，而周總理是他唯一見過面的偉人。三十多年來，他一直謹記周總理對他的託付，為中日兩國的友好事業無怨無悔地工作。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週年，日本創價學會舉辦了「周恩來展」，在東京、名古屋等地巡展，這再次證明了以池田先生為代表的日本友好人士緬懷周總理，矢志推動日中友好的決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周總理留給中國人民的一筆政治遺產，正是由他親手奠基的這種關係，團結了千千萬萬的日本友好民眾，這是中日友好最重要的基石。

近十年中，中日關係的發展，不時受到人為的干擾，其中最主要的障礙就是日本右翼思潮的抬頭，他們在歷史問題上大做翻案文章，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職參拜靖國神社之後，日本的幾位在任首相也不顧中、韓等國的反對，陸續以公職參拜靖國神社，極大地傷害了曾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和人民的感情。挾着這股泛起的沉渣而來的波瀾，加上經濟貿易糾紛，有人炒作「中國威脅論」，有人欲為侵略戰爭重披「大東亞聖戰」的華服袞衣。對於中國人民所作出的抗議之聲，右翼政客大肆鼓噪，來勢洶洶，連一些主張日中友好的人士也不敢撻其鋒，或避之不及，或附和其說法，也指責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反應過甚，云云。「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許多富有正義感的日本有識之士卻勇敢地站出來，維護日中關係的健康發展。池

田大作先生不僅親自撰文在大報上表態，反對小泉純一郎首相以公職參拜靖國神社，而且嚴斥那些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他因而遭受到右翼團體的瘋狂圍攻，他們將宣傳車不停地圍住日本創價學會本部詈罵，更有一些媒體挾個人私怨，捏造事實，造謠惑眾，惡毒攻擊池田大作串謀中國政府干預日本內政，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對於這些鋪天蓋地的圍攻謾罵，池田大作先生始終大義凜然，橫眉冷對。

我認為池田大作先生的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是基於他一貫的歷史觀。他自六十年代初擔任第三代創價學會會長之後，就追隨第一代會長牧口常三郎、第二代會長戶田城聖先生的遺志，秉承他們在軍國主義時代因反戰而被投入監獄的反法西斯主義理念，對「皇國史觀」進行徹底的批判，本書的《池田大作的歷史觀評述》對此有系統及深入的闡述與分析，對於中國人了解池田大作的反戰史觀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池田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堅持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美國、亞洲等國家人民帶來的痛苦與損害，同時也揭露了這場侵略戰爭對日本老百姓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無論是在他創作的詩歌、小說及論文、演講中，還是他與世界各國的賢達對話時，他總忘不了以自身及家庭的戰事體驗帶出這一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告誡人們千萬不要

忘記法西斯主義挑起的戰爭給鄰國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帶來的苦難，他主張日本應真誠地反省，並向亞洲鄰國道歉謝罪。這種精神就是他為何堅定不移地推動日中友好的源泉，他亦以同樣的精神推動日本與韓國的友好關係，因而贏得韓國朝野的尊敬。

以史為鑒，是池田先生對中日關係定位的一個主張。他曾深入地研究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早在與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對談時，他就指出，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尚文」是一種傳統，中國是一個並無侵略性的國家。在與金庸的對談中，他們也曾對此進行過深入的探討。池田先生的這種歷史觀對於當今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也是當頭棒喝，不無現實的意義。

放眼未來，則是池田大作先生對中日世代友好的一種遠見。我曾聽過中國駐日的一些外交官員慨歎，現在有時參加日本各地舉辦的一些日中友好集會，所見盡是白髮蒼蒼的參加者。因而，為了不讓老一輩兩國友好人士艱難確立的這種關係走向倒退，教育年輕一代就顯得十分重要。池田先生無論在大小場合，總是一再諄諄教育日本的青少年要世代地同中國人民友好下去，他言傳身教，不僅一以貫之地實踐他對中日人民的友好誓言，而且對追隨他的弟子們及學會的青年部、學生部的年輕一代也時時指導教育。由他所創辦的創價大學及關東、關西創價學園中，學生們在小小年紀就已

受到這種思想的薰陶，在這些校園中，任何中國人都會感受到他們的純真的友好之情，這種情景在日本的大小校園中真是鳳毛麟角。於此，足證池田先生對日中友好的良苦用心之所在。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此書的出版也是對曾為此作出貢獻的日本友好人士表達「飲水思源」的拳拳心意。

作為日本最大的宗教團體的指導者，池田大作一再謙稱自己只是一名大乘佛教的佛教徒。他的思想活躍、視野開闊、寫作勤奮，不僅撰寫了大量著作，不斷地同世界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對話，而且也平易近人地同一般民眾傾心交談。他致力於反核、反戰、反暴力的和平運動，以文化，教育交流為途徑，以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弘法，關心和幫助第三世界及各地的弱勢羣體。他與一般的佛教派別領袖不同的是，他不囿於傳統佛教的宗門科儀，而注重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的教義，主張以每個人自身的「革命」（修養）來達致整個社會的進步。高爾基曾說過：文學即是人學。我認為池田大作則是「佛學就是人學」，這種思想可謂改變了傳統的佛學思想。以人為本，是池田大作宗教觀的一大發明。在他龐大的思想體系中，「人學」始終是其核心的主軸，在他的語境系統裏，「人學」是頻繁出現的詞語。他認為，「人學」思想是契合了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時的本意的。

他的「人學觀」表現出濃鬱的人道主義思想，本書作者

將之譽為「東方人道主義」的當代智慧，並以專文來加以討論。

「人道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興起於西方。所以在一般人眼中，人道主義的判別標準都以西方的理論為準繩。本書作者特地指出：池田所主張的東方人道主義與西方人道主義的多種形態「如古典主義的人道主義、理性主義的人道主義、基督教的人道主義，以及當代的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等等都有所不同。因為它是以東方「人學」思想，特別是以東方人本主義思想作為哲學智慧和理論基礎的，簡言之，也就是中國文明所代表的「無神文明」的仁學思想，同時又結合佛教的人道主義內涵及特色。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關於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關於人際關係的思想；三是關於人性的思想；四是關於理想人格的思想。因而，其人道主義又具體化為佛法人道主義，其核心則是「堅定的和平主義」。

關於「人道主義」的研究，在中國國內還是沒有充份予以開展。我記得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場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的論爭，但彼時尚是思想解放運動初期，這場討論並沒有很好地展開就結束了。我對於人道主義的認識十分有限，客觀上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前，「人道主義」論爭始終是哲學理論的一個禁區，我們在求學年代中也就不可能對人道主義，尤其是西方人道主義有深入的了解與學習，這恐怕是我